



李逢亮

東 維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 逢 亮

東 維 著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武汉

39022

李 逢 亮
束 維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前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

720×930 $\frac{1}{32}$ ·3 $\frac{1}{16}$ 印张 36,000字

1959年8月第 1 版

196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统一书号：T10106·337

定 价：（B）0.20元

內 容 提 要

是一篇描述鐵路工人成長的敘事長詩。作者通過對青年工人李逢亮的刻劃，較成功地塑造了先進工人的光輝形象。這篇詩的故事是從災難深重的舊歲月開始的。殘酷的階級壓迫在李逢亮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種子，顯示了他的反抗性格。解放後在黨的關懷、培養下，這個具有革命素質的青年人，迅速地成長為一個先進的勞動模範，為國家作出了出色的貢獻。李逢亮的光輝形象，將會給我們積極的影響和教育。

我要唱一支歌，
鏗鏘的車輪是伴奏的音乐。
唱一个青年工人成长的故事，
献给我亲爱的党和偉大的祖国。

一 积雪的路

一九四八年冬天，
天空中雪花乱飘。
五六个人抬着一块門板，
走过那积雪的街道。

老司机李德祥，
直挺挺躺在門板上；
雪花快把他身上盖满了，
他怎么了？为什么这样？

李德祥本来血压高，
又連班几天昼夜熬，

昨天他实在支持不了，
去找段长批假要。

段长本姓黄，
外号叫黄狼，
国民党的区分部書記，
外跨着青紅两帮。

听说請假他着了恼，
拿起棍子劈头就要敲，
李德祥見了往外跑，
黄狼丢了棍子哈哈笑。

“你跑得蛮快嘛，
想偷懶，装病？
不想干就滚！
要請假不行！”

李德祥无名火高三丈，

牙齒咬得咯嘣嘣响，
恨不能拚上一命除黃狼，
又恐怕打狼不死反被伤。

家有逢亮和他娘呵，
丟下老小誰看养。
忍下怒气把車上，
他想找工友弟兄来相帮。

那知道就在这天夜里，
李德祥一头暈倒車上，
工友們赶紧把他搭起，
搭进路旁一輛破車廂。

风雪中路灯昏黃，
昏黃的灯照着德祥，
他滿臉都脹成了酱紫色，
掙扎着不愿就这样死亡。

小逢亮攙着李大娘，
深一脚淺一脚跑到車上；
李大娘看見德祥的情景，
一下子癱在地上。

李逢亮跪在地上叫聲爹，
德祥黃豆大的淚珠滾臉上，
他嘴唇動幾動喉嚨里咕嚕响，
象是有許多話要想講。

逢亮在他耳邊大聲喊：
你想說什麼說吧，爹！
我娘和我都在这里，
大叔大伯們也在你身旁。

李德祥緊握着逢亮的手，
微弱的聲音在喉嚨里响：
“把這一切都記住……
你們的生活不能再這樣……”

他用尽了最后的气力，
一撒手丢开了逢亮，
李大娘喊天呼地的哭，
逢亮一头扑到爹身上。

严寒的黑夜呵！
冻得人气难喘，
哀号的汽笛呵！
叫得人心抖颤。

一块门板一领席，
工友们抬着李德祥；
一步路程一把泪，
后跟着逢亮和他娘。

脚下的积雪沙沙响，
滚滚的热泪洒胸膛。
李德祥呵李德祥，

你死得好冤枉！

二 盼太阳

富帮富来贫帮贫，
工人心里向工人。
工友联合提要求，
为的德祥后事情。

要求发给抚恤金，
要求逢亮顶父名。
逢亮上路来做工，
孤儿寡母好活命。

黄狼心真狠，
工人要求压一旁。
一个空名额，
卖了一百块现大洋。

拿了二十块，
着人送给逢亮的娘，
“要钱就是这，
上路不用想。”

李大娘呵泪满眶，
一口气噎在胸口上。
这是什么鬼世道，
把人害成这个样。

怒满心头气满腔，
站出了十五岁的李逢亮，
抓起银元二十块，
嘩啦一声摔街上。

“臭钱难把血债偿，
你们的日子不会长！
仇恨我要报，
路我一定要上！”

狗腿子就象狗一样，
赶忙撅着屁股找现洋。
嘴里还嘟嘟囔囔，
说什么辜负了他们的好心肠？

李大娘搂着逢亮，
泪水掉在他的破袄上。
“你做的对，孩子，
为人就应当这个样！”

“娘！您不用心伤，
您少替人家洗点衣裳。
我会做小工、捡煤核，
这样的世道决不会长！”

黑云压得人头难仰，
厚厚的积雪把路擋。
万人心中盼太阳，

盼着解放呵盼着党！

三 一声春雷

一声春雷震天响，
解放大军渡长江。
盼到了晴天出太阳，
盼来了亲人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春天，
段里派来了军事代表，
代表有四十多岁，
穿着灰粗布衣扛个背包。

黑夜盼到大清早，
可把亲人盼来了！
工人们抢着接背包，
又敲锣鼓又放炮！

代表本姓金，
东北铁路老工人。
有了金代表，
工人腰硬了。

代表工人齐动手，
忙了接管忙抢修。
代表是抢修大队长，
和工人一齐上战场。

修了煤台修水塔，
水塔炸坏一根洋灰桩。
另一根梁上还绑着炸药箱，
敌人慌忙逃窜没炸响。

修水塔先得除去炸药箱，
金代表和工友们就地商量，
有的主张请工兵部队来处理，
有的说这样耽误抢修费时长。

閃过来一个小伙子，
人个儿虽小語气壯：
“既然敌人能綁上去，
我們也敢上！”

金代表一把沒扯住，
小伙子縱身爬上了洋灰梁。
工友們齐声叫他快下来，
他三縱两縱靠近了炸藥箱。

他把炸藥箱輕輕解，
用繩子慢慢吊到平地上。
金代表搶上去抱起来，
放到远远的空地上。

回头来再看这小伙子，
原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身材矮小衣服破烂，

黑瘦臉上一雙炯炯有神的眼。

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

金代表心里暗暗夸奖。

代表問：“你叫啥名？”

小伙子答：“我叫李逢亮。”

“你是那個車間的？”

“我是名小工自願來幫忙。”

旁邊的工人講了他的情況，

金代表點點頭：“原來是這樣。”

當天晚上水塔修好了，

金代表把逢亮叫到他的住房。

李逢亮把往事說了仔細，

金代表摸着逢亮的頭慢慢地講：

“我也是個老司機，

和你父親是同行。

我有个儿子两岁便餓死了，
要活着該和你的年紀相仿。

“日本鬼子、伪滿、国民党，
把东北糟踏的可够噲。
我实在不能忍受，
四二年便参加革命入了党。

“你們現在逢了好时代，
一切有党作主張。
明天你就上路来做工，
別的事以后再講。

“先在工厂学个手艺，
年岁还小，干活出力莫勉強。
今天你干得很好，
不过，下次不要这样莽撞。”

两个人談完話夜已深，